



◆ 李奉利

立交桥的回忆



员，各项工作变得得心应手。

我也曾经在钻孔灌注桩的钻机上值过夜班，这是这座立交桥的基础。我们打的是嵌岩桩，布满金刚砂的钻头一定要把钻孔打到中风化的花岗岩里，那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锲而不舍，进尺一毫米一毫米地增加，最终完全实现设计的要求。为了保证我们的钻孔不至于坍塌，要严格控制泥浆的比重，钻孔的孔壁就是靠这些黏稠的泥浆支护的。记得有一次夜里我正在钻机上值班，忽然之间，钻孔的泥浆液面迅速下降进而几乎消失，钻孔也不出意外地坍塌了，后来才知道我们的钻机钻到了废弃的排水管道上，泥浆沿着钻穿的管道排走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工作只能从头再来。

刚刚开始浇筑第一根桥柱的时候，由于怕出现混凝土振捣过程当中的蜂窝麻面，工程指挥部决定由当时施工组的赵组长和我一人打一根桩，这里的“打”是振捣混凝土的意思。当桥柱的钢筋绑扎完毕，模板也支好了之后，要求负责振捣的人从钢筋笼里边下到桩的底部，搅拌好的混凝土，通过串筒送到下面，从脚底一点点地振捣密实，而浇筑混凝土的人就是被这些混凝土一点一点地顶升上来，最终完成桥柱的浇筑。真正到了施工的时候，由于我的身形较大无法下到钢筋笼里边操作，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的领导赵组长身上。我至今依然记得，当他浇筑完了那根柱出来脱下雨衣的时候身体早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这也是多年以来每每想起便会有些愧疚和遗憾的事情。好在后来在冬季施工的时候，我找到了另外一次机会，在民工回家劳动力不足的时候，我和赵组长一起合作，完成了给一个煤制气车间门做防腐沥青玻璃丝布的施工，也算是对那

次遗憾的一个补偿。

沿着当时小白干路的方向施工需要下挖一条地道，我大约记得当时的深度有十四五米，底下还要修一条雨水暗渠。在两侧的重力式挡墙砌筑完成之前，边坡的稳定性很差，有一次下着雨，我正在地道的底下测量，两边的边坡出现了坍塌的迹象，我使出洪荒之力跑到了地面上，原本待的地方立即被土方掩埋，一台推土机也陷在了基坑里，想想真有些后怕。还有一次雨后的塌方，让原来皮件二厂门前的铸铁自来水管漏了出来，这种情形非常危险，需要有人跳入水中，用工地上的跳板托住自来水管道，然后用粗铁丝穿过去把管道固定到路边粗壮的大树上，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自来水管不至于因为塌方而爆管。我记得那时候刚刚过了“五一”，但天气比现在冷得多，我们还穿着棉袄。领导吩咐民工买回一瓶白酒，让我们喝上几口暖暖身子再下水，当我脱下棉袄准备下水的时候，旁边的一位工友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工具，对我说：“你是大学生，你的命比我值钱，还是我下吧！”于是他替我跳到了水中，完成了任务，这样的细节每每想起来都会让我觉得感动，那些同甘共苦的日子，成了我生命当中的一笔财富。

给跨线桥吊装箱梁的镜头，也是历历在目。我在工程队工作时候的孙队长当时还在预制厂工作，听到青岛立交桥拆除的消息，他也非常动情，对我说，当年1到13孔的箱梁是他在预制厂亲自组织制作的。每个挂梁的焊接头他都亲自过目，砸掉焊皮检查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吧！

立交桥东面有一座跨越地道的钢结构人行天桥，天桥的桥体是在我们的机修厂完成预制，然后利用夜间车少的时候运到现场的。由于几

何尺寸太过巨大，整个的桥体分成两部分，需要从桥体的正中对焊钢制的箱梁。那个时候我的任务是在已经完成结构工程的跨线桥桥面上，用水准仪指挥调节钢桥的姿态以完成焊接。想想那时候的技术条件真是很落后，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对讲机，信息的传递全靠民工来回跑腿，以至于这项工作我整整做了一整天才得以完成。虽然说是有些辛苦，但是比起那些钻在钢梁里仰焊的工人师傅而言，我的工作还是要舒适轻松得多。

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条件很艰苦，生活也很简单。虽然是在城区施工，工地上也没有食堂，到了中午，工地周围只有一家卖葱油大饼的小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施工组的那帮小伙子们每天中午的午餐都是自己买回来的大饼。当然也没有什么菜，通常是把图纸和资料收拾到一边，然后拿一个盘子放到桌子中间，从塑料袋里挤出一些甜面酱，然后一人一根大葱蘸酱吃，就算是菜了。

我第一次打吊瓶输液，也是在建这座立交桥的时候，或许是因为着凉发起了烧，卫生室的医生建议我输液，于是我就在简易的平房里，生平第一次打了吊针，一边输液一边还在伏案干活，而当时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辛苦，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满满的回忆。

“无奋斗，不青春！”这句话说得真好！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努力过也勤奋过，美好的青春回忆中，特别值得珍惜的就是那种无怨无悔的付出和尽情挥洒的汗水。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办法像前辈们那样在战火硝烟中书写峥嵘，却也幸运地在和平年代以青春书写过砥砺和攀登，于是那一个简简单单的日子，在今天回首的时候，都变成了亲切的怀恋。

◆ 祝桂丽

等待一道闪电 (诗五首)

春风令

只要你来，春天真好啊
城里的梅花开够了
就跑到乡下开成桃花

大沽河流速更加欢快
山里阳光正好，我们的半边脸都红了
石头茧也有了一次破一次的欲望

春风令我们知道
你我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成蝶

登上国石山
对面的沽水，是从另一道门逃生的蝴蝶
梯田追着它的流向，纵横交错
四月的风并不温柔，冲撞
漫山的桃花和鸟鸣

阳光烧制最好的官窑
我和翅膀
仅隔着一层炉火的距离
安于体内的石头开始突围
密闭的羽翼正在打开

绘画讲座

束金发带的女儿啊，我现在来到泉水边
鹅黄、浅褐在三月的风中凌乱
麦田返绿，枝头的音符尖脆
燕子低飞进淡紫色

天空降下层雾
女神在金色大厅里托起轻纱
来了吗？请坐下
倒空你的杯子
可以贪心，暮色覆盖之前尽量多盛点

永恒的秘密
等待一道闪电
作证春天的黄金比例分割

袁家桃花雨

还没有看够
袁家的桃花雨就来了
纷纷扬扬落进沽水
跌进山里人家的梦中
在掌心开成云霞

夜的鼾声如春雷，伴着
檐下燕子呓语

而此时桃树汲取每一寸物质与精神上的
酣畅

与万物共赴
深秋的丰硕
仿佛，一个待嫁的女儿
预备一次盛大的典礼

樱花

率性不可置疑
像一场酝酿已久的暴动
樱花潜伏在海中
等你来了
勇气一定会孤注一掷
挤占你头顶的汪洋

那份决绝
足以将春天一下子用完

◆ 吴晓娥

四弦琴

◆ 赵建红

听雨

◆ 赵建红

“丫头，五十，五十块钱给你，别人我舍不得，手头紧。”他看我，眼皮上翻，眼眸锃亮，清澈中透着善良与无奈，嵌进皮肤松弛的脸颊。嘟着嘴，撒娇掺着可怜。他把手中的四根弦举起来，见我表情木讷，又放下去。

我看他手里那物，不知怎的，带在他身上，倒有几分像艺人。我不懂乐器，并无想买之意，但仍凑近了看。

这乐器有点年岁，他年轻时就带着。圆木为槽，铆以蟒皮，柄上穿四直孔以设弦轴，四弦弓贯以小环，束之于柄。竹片为弓，马尾双弦，夹四弦间而扎之，亦与现代四胡相差无几。我知瞎子阿炳的故事，听过《二泉映月》，如泣，如诉。阿炳是杰出的民间音乐家，突想，身边这位也算民间艺人。

我看弦子，又看他，个子矮小，身板已有弯曲迹象。放人群里，如不是身背四弦琴，没人注意。

别人叫他付春阳，母亲叫他付辰阳，我向母亲问个究竟，不识字的母亲仍说是辰。母亲说，他曾招亲，不爱农活，只喜玩四根弦，虽会搭炕，终因不能养家被哄走。后四处流浪混口饭吃。

一日，正在家中写作业，母亲喊，快，付辰阳挂山崖上了。

我家东侧有一崖壁，直上直下，几十米高。壁洞内住有鼯鼠，粪便名为五灵脂，可入药，对脾胃虚寒有一定作用，春秋季较多，价位高，因危险无人敢采收。那天，这位以四弦琴为生的艺人，来了胆量，竟攀上崖壁，终因没胆量下来，挂在崖壁上哭喊。村里所有人都来了，出主意的，拿绳子往山上走的。我仰头，脖子抬得老高，见他手握崖柏和山桃枝杈，一只脚踩滑，另一只脚倚着岩石。正值初春，崖柏愈加翠绿，山桃花已爆开。待大家救下他时，已成了泪人，裤子湿透，嘴里还不停唠叨，鼯鼠屎值钱。

我听过他的弹唱。

一个周末，赶上他在我家吃饭。母亲心善，看不得别人吃苦，而我自视清高，见光棍汉心里终觉厌恶。我看他时一定流露出心态，他斜睨着说，看啥，我不脏。他的确不脏，喜欢艺术的人从内心涌出的干净，蓝色中山服没有一点污渍。

饭后，他说要唱两曲。

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松香，在手中引燃，松油滴在四根弦底部，握紧弦柄，调好弦的松紧度。另一口袋拿出四个不锈钢箍套在手上，圆木槽放在腿上。“啊啊啊，嗯！”调几下嗓，用竹片做的弓边拉边唱，戴箍的手上下滑动，不时调着音高，他的声音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唱的是皮影里的花脸。头随着身子来回摇动，表情时喜时怒，声音时笑时嗔，投入的样子令我叹服。

四根弦，村里人叫瓮子，他是唯一能以此为乐之人。这瓮子跟了他几十年，都说他不务正业。那个年代，对艺术能如此忠贞之人，也只有他。

他说，买了吧，你有些文化，到别人手里会白瞎的。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看弦子，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他的眼睛。

他又说，你要拿城里能卖一百五十块。他的眼神清澈透亮，干净得看不出是个流浪汉，一股艺术气息让我心生敬意。几十年的弦子拿在他手里，和他花甲的年纪十分相称。

我仍不语。

后来，听说他死了，死的时候完全是一副流浪汉的样子。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四根弦。

小时候住在老家，和奶奶睡在一个大土炕上。五间房子的院落很大，院子里的边边角角都放着东西。记忆中，那个年代好像时时都要防雨。每天睡觉前，母亲都要仔细地在院落里检查一遍。咸菜瓮要盖好，盖东西的塑料薄膜四个角要扯紧，用小段的绳子拴在某个支撑物上，以防被风吹起。鸡窝的门要堵好，晾晒的衣服鞋子，闲坐的小板凳都要收拾到屋里去。母亲还时常喊我帮忙，我就老大不情愿，明明天上还有星星，天天这样折腾，雨又不一定能下。这时候奶奶就会说，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老天爷的事，凡人是看不懂的，它想什么时候刮风就刮风，想什么时候下雨就下雨，现在把所有怕雨淋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夜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睡觉，不然晚上风吹草动的就要起来看看是不是下雨，整个晚上都会睡不好。

于是，好多个晚上我经常会被一些噼里啪啦的声音吵醒，就知道又下雨了，落在铝盖铝盆上的雨滴声乒乓乓的，又脆又响，落在薄膜上啪啪的声音大得很，敲在玻璃窗户上更是砰砰作响，好像故意要比谁的响声更大些，好让睡梦中的我能听到，告诉我它们已经到了。如果雨也有性别之分，那些落在铝盖和薄膜上蹦蹦跳跳和砰

如今，我住在了高楼，离地很高，离天很远。听不到雨的声音，也追寻不到雨的脚步。有时候半梦半醒间听到有动静，会披衣下床趴到窗户边看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其实不过是风声。有时候早上醒来却发现外面马路上一片湿润，却原来是飘了一夜的雨。但它已不再与我打招呼，不再调皮地敲打我的窗户呼唤我，也没有了老瓦房供它为我弹奏乐章。才知道我已被雨抛弃了很久很久。可我依然那么喜欢雨，内心一直在期盼一个雨天，站在雨里，不打伞，让雨入骨，入心，体验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感觉。那天外出，恍然感觉路边的冬青丛中有黄的红的紫的颜色闪过，还纳闷冬青丛里什么时候竟也种了那么多色彩的花朵，细看才知道那竟是一片片的落叶。有一枚类似于枫叶形状的叶子，被霜染成绚烂的橘红，飘飘荡荡挂在枝杈间的蛛网上，晃晃悠悠地与我对视，仿佛有话要说。我把它摘了下来，拂去它的尘埃，想带它回家，以书签的形式让它的生命延续。再看地上，那圆的、长的、尖的各种形态的叶子，有的已经干枯的褐色，有的还带着些许绿意，被一阵阵风卷着，辗转着，厮磨着，一堆一堆聚集在一起。有人说这是一个孕育的季节，只是不知道这个季节是否还能孕育一场雨。

碎敲窗户的雨肯定是一些顽皮的男性，又狂又野。沙沙沙落在树叶上的和窸窸窣窣落在地上的雨就一定是女性了，用了长长的水袖，飘飘洒洒地落下来，细腻又温柔。而我不管它们的跳闹嬉笑，闭上眼睛进入深沉的梦乡。

稍大后，就喜欢一个人在迷蒙的小雨中游荡。那雨似有若无，如烟如雾，又轻又柔，像仙子的丝纱，漫天漫地地飘扬着，飞舞着。

四顾无人，我独自走在缭绕的雨雾中，静谧、虚幻、浪漫，如同行走在仙境。我闻见浑厚的泥土的味道，闻见清新的青草的生

气，闻见鲜嫩的花瓣的芬芳。我看见那雨雾汇集在娇艳的花朵上、碧绿的树叶上、柔韧的小草上，慢慢集结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摇摇晃晃，颤巍巍地挂在那里。我知道，我的睫毛上也挂满了细细碎碎的水珠儿，轻垂眼眸，它们就会滑落在我的脸颊，清清凉凉，落在唇间，丝丝甜甜。我知道，我的发丝上也挂满了水珠儿，像戴了一头透明的水晶发冠。天地间都是无尽的柔软和湿润，雨丝幻化成无数母性的手臂，把我与万物舒适地拥在一起呼吸，与花草一起发芽，一起生长。

如今，我住在了高楼，离地很高，离天很远。听不到雨的声音，也追寻不到雨的脚步。有时候半梦半醒间听到有动静，会披衣下床趴到窗户边看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其实不过是风声。有时候早上醒来却发现外面马路上一片湿润，却原来是飘了一夜的雨。但它已不再与我打招呼，不再调皮地敲打我的窗户呼唤我，也没有了老瓦房供它为我弹奏乐章。才知道我已被雨抛弃了很久很久。可我依然那么喜欢雨，内心一直在期盼一个雨天，站在雨里，不打伞，让雨入骨，入心，体验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感觉。那天外出，恍然感觉路边的冬青丛中有黄的红的紫的颜色闪过，还纳闷冬青丛里什么时候竟也种了那么多色彩的花朵，细看才知道那竟是一片片的落叶。有一枚类似于枫叶形状的叶子，被霜染成绚烂的橘红，飘飘荡荡挂在枝杈间的蛛网上，晃晃悠悠地与我对视，仿佛有话要说。我把它摘了下来，拂去它的尘埃，想带它回家，以书签的形式让它的生命延续。再看地上，那圆的、长的、尖的各种形态的叶子，有的已经干枯的褐色，有的还带着些许绿意，被一阵阵风卷着，辗转着，厮磨着，一堆一堆聚集在一起。有人说这是一个孕育的季节，只是不知道这个季节是否还能孕育一场雨。

碎敲窗户的雨肯定是一些顽皮的男性，又狂又野。沙沙沙落在树叶上的和窸窸窣窣落在地上的雨就一定是女性了，用了长长的水袖，飘飘洒洒地落下来，细腻又温柔。而我不管它们的跳闹嬉笑，闭上眼睛进入深沉的梦乡。

稍大后，就喜欢一个人在迷蒙的小雨中游荡。那雨似有若无，如烟如雾，又轻又柔，像仙子的丝纱，漫天漫地地飘扬着，飞舞着。

四顾无人，我独自走在缭绕的雨雾中，静谧、虚幻、浪漫，如同行走在仙境。我闻见浑厚的泥土的味道，闻见清新的青草的生

气，闻见鲜嫩的花瓣的芬芳。我看见那雨雾汇集在娇艳的花朵上、碧绿的树叶上、柔韧的小草上，慢慢集结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摇摇晃晃，颤巍巍地挂在那里。我知道，我的睫毛上也挂满了水珠儿，轻垂眼眸，它们就会滑落在我的脸颊，清清凉凉，落在唇间，丝丝甜甜。我知道，我的发丝上也挂满了水珠儿，像戴了一头透明的水晶发冠。天地间都是无尽的柔软和湿润，雨丝幻化成无数母性的手臂，把我与万物舒适地拥在一起呼吸，与花草一起发芽，一起生长。

如今，我住在了高楼，离地很高，离天很远。听不到雨的声音，也追寻不到雨的脚步。有时候半梦半醒间听到有动静，会披衣下床趴到窗户边看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其实不过是风声。有时候早上醒来却发现外面马路上一片湿润，却原来是飘了一夜的雨。但它已不再与我打招呼，不再调皮地敲打我的窗户呼唤我，也没有了老瓦房供它为我弹奏乐章。才知道我已被雨抛弃了很久很久。可我依然那么喜欢雨，内心一直在期盼一个雨天，站在雨里，不打伞，让雨入骨，入心，体验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感觉。那天外出，恍然感觉路边的冬青丛中有黄的红的紫的颜色闪过，还纳闷冬青丛里什么时候竟也种了那么多色彩的花朵，细看才知道那竟是一片片的落叶。有一枚类似于枫叶形状的叶子，被霜染成绚烂的橘红，飘飘荡荡挂在枝杈间的蛛网上，晃晃悠悠地与我对视，仿佛有话要说。我把它摘了下来，拂去它的尘埃，想带它回家，以书签的形式让它的生命延续。再看地上，那圆的、长的、尖的各种形态的叶子，有的已经干枯的褐色，有的还带着些许绿意，被一阵阵风卷着，辗转着，厮磨着，一堆一堆聚集在一起。有人说这是一个孕育的季节，只是不知道这个季节是否还能孕育一场雨。

碎敲窗户的雨肯定是一些顽皮的男性，又狂又野。沙沙沙落在树叶上的和窸窸窣窣落在地上的雨就一定是女性了，用了长长的水袖，飘飘洒洒地落下来，细腻又温柔。而我不管它们的跳闹嬉笑，闭上眼睛进入深沉的梦乡。

稍大后，就喜欢一个人在迷蒙的小雨中游荡。那雨似有若无，如烟如雾，又轻又柔，像仙子的丝纱，漫天漫地地飘扬着，飞舞着。

四顾无人，我独自走在缭绕的雨雾中，静谧、虚幻、浪漫，如同行走在仙境。我闻见浑厚的泥土的味道，闻见清新的青草的生

气，闻见鲜嫩的花瓣的芬芳。我看见那雨雾汇集在娇艳的花朵上、碧绿的树叶上、柔韧的小草上，慢慢集结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摇摇晃晃，颤巍巍地挂在那里。我知道，我的睫毛上也挂满了水珠儿，轻垂眼眸，它们就会滑落在我的脸颊，清清凉凉，落在唇间，丝丝甜甜。我知道，我的发丝上也挂满了水珠儿，像戴了一头透明的水晶发冠。天地间都是无尽的柔软和湿润，雨丝幻化成无数母性的手臂，把我与万物舒适地拥在一起呼吸，与花草一起发芽，一起生长。

如今，我住在了高楼，离地很高，离天很远。听不到雨的声音，也追寻不到雨的脚步。有时候半梦半醒间听到有动静，会披衣下床趴到窗户边看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其实不过是风声。有时候早上醒来却发现外面马路上一片湿润，却原来是飘了一夜的雨。但它已不再与我打招呼，不再调皮地敲打我的窗户呼唤我，也没有了老瓦房供它为我弹奏乐章。才知道我已被雨抛弃了很久很久。可我依然那么喜欢雨，内心一直在期盼一个雨天，站在雨里，不打伞，让雨入骨，入心，体验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感觉。那天外出，恍然感觉路边的冬青丛中有黄的红的紫的颜色闪过，还纳闷冬青丛里什么时候竟也种了那么多色彩的花朵，